

A489.1

(T)

[2207.411]

关于《红楼梦》的论述

鲁迅记〈红楼梦〉

〈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提纲

一九七四年六月

A46
38

关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駁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請一閱。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权威作家的錯誤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給《文艺报》，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給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论》。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论，展开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辯论的場所”）給以反对，不能实现；結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轉載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遺產》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

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廿七日《人民日报》）

目 录

关于《红楼梦》的论述 (1)

鲁迅论《红楼梦》 (9)

《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提纲 (17)

关于《红楼梦》的论述

*十七世纪是个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样一羣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

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年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就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许象是第九、十个儿子，一个改姓猪，一个改姓狗。

*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共三十二人。写奴隶，如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属于四大家族的。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人（有人算了是三十二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很好，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红楼梦》，你怎么知道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句话是《红楼梦》的一个纲。

*《红楼梦》四大家族兴衰中，讲四大家族内外矛盾。评论文章

抓不到要害，缺少阶级分析。爱憎有阶级性。賈母不爱黛玉，賈政不爱宝玉，因为宝、黛是賈家的叛逆。他们爱宝钗，同他们的封建秩序相符合。黛玉是賈母逼死的，死人不少，内外矛盾，很尖锐。《红楼梦》不是那么人道。人道是有阶级性的。现在评论文章非常繁琐。

*《红楼梦》是四大家族兴亡史。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少从这方面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它。

賈母是否真正爱宝玉？探春为什么连生身的母亲都不承认？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这些问题。

賈宝玉还是代表新兴阶级的思想，他是新思想的萌芽。

*《红楼梦》思想性最强，不读五遍别发表议论。高鹗没有将曹雪芹的意思写出来。过渡时期要读点书，也要读点古的。

*不但要学点历史，还要读点小说。中国的旧小说，最好的是《红楼梦》。

*要读点小说，读《红楼梦》，这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好的作品，不读五遍不行。

要读点小说，古典小说思想性最高的是《红楼梦》。不读五遍，你不要发表意见，你还没有把阶级关系弄清楚。《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高鹗没有把曹雪芹的意思表达出来。

*有人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这是屁话！

*到现在我们党还没有人用馬列主义观点写出对《红楼梦》的评价。

*《红楼梦》里头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因为人家跟她借錢，她就訴苦：“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借錢，因为她这么一说，刘姥姥就“冷了半截”。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据我看，英国、法国、西欧、自由世界、西方世界、西方国家，他们内部矛盾很大，經濟危机要来，这个恐怕不可避免的。

*《红楼梦》里两位主角，一位是贾宝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来，这两位都不大高明。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連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在瀟湘館，吐血、鬧肺病，又怎么能够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红楼梦》头五回就有多少人命，这是“吊膀子”嗎？这是阶级斗争。甄士隐的独生女儿英蓮被人骗去，后来卖給了馮渊，薛蟠將馮渊打死，把她霸占为妾，馮渊是“蓬冤”嘛！这哪里是“吊膀子”，是阶级斗争。《红楼梦》中说的，作者把真事隱藏起来了，假語村

言，葫芦庙，葫芦僧，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以假隐真嘛！葫芦僧对贾雨村说的贾、薛、王、史四家，是四大家族互相勾结，上至朝廷、下至州县，都有他们的人。后来，贾雨村做了大官，忘恩负义，看到火烧甄士隐，也是见死不救。他们的内部也是勾心斗角。他到后来还是“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贾赦为了占有呆子家祖传的古董扇子，强迫人家卖给他，石呆子不卖，就把他弄到官府里迫害他，又是一条人命。王熙凤的几句话，就弄到了三千两银子，害了两条人命。王夫人清查了一次大观园，就死了一群人，晴雯就是其中的一个。林黛玉也是一个牺牲者。这是阶级斗争，其中几次夺权。曹雪芹是封建贵族家庭的人，他不那么了解农村的情形，但是，他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反映了阶级之间的残酷斗争，和封建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这样的书，不让我们后代看看，他怎么理解什么叫封建社会。这是百科全书，是形象的历史。还有些古典的东西，也是这样。要让他们看，问题是让他们当阶级斗争看。

*续《红楼梦》续了四十回，没有按曹雪芹的思想发展。满族入关，封了满族八旗，汉族八旗，曹雪芹是汉八旗中之一旗，是贵族，后来没落了。

*有人说《红楼梦》是“呆膀子”的书，这是反动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

*这种自由资产阶级还会用其他软弱性来影响共产党，而且有目

的地向我们送些軟香。林黛玉爱玫瑰花，看来好得很，就是有些刺。我们的《解放日报》每天放玫瑰香。他们喜欢薛宝釵，不喜欢××。

*……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俞平伯的唯心论是很明显的，把家谱孤立起来看，他的标准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客观唯心论和相对论。

*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的“天气不好”，而今年的“天气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说的。

*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

*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交出心来。……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象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为什么要插旗子？插了旗子才能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是东风还是西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的序言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封建的中国终结的最后一个伟大作家，也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开端的第一个诗人作家。他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又有封建的家长制（《红楼梦》四大家族，农奴主四十人，官僚占三十二人）。

*历来的状元没有一个是学问的。唐代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罗贯中、关汉卿、蒲松龄都不是进士。曹雪芹拔贡出身，也不是进士和翰林。

*我们招待外国人的宴会规格太高，而且不看对象，千篇一律都要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这是西太后和《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那些人吃的。

*主席说，要学点历史，还要读点小说。《红楼梦》是中国旧小说中最好的一部。《红楼梦》不读五遍没有发言权，不读五遍搞不清阶级关系。旧小说中《红楼梦》最有代表性，它的思想艺术都好。曹雪芹是河北丰润县人，吴德的老乡，最后被抄了家。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的，后四十回是高鹗写的。高鹗没有按曹雪芹的思想写，但文章的笔调一致。满清进关以后分了八旗，曹雪芹是丰润八大家之一。

*你现在看过《红楼梦》了没有？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看第四回、第五回、第六回。他那时把真事隐起，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的，所以有两个人，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这是政治斗争，“吊膀子”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头有一个“护官符”，那上面讲“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只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

鲁迅论《红楼梦》

雪芹名沾，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祖寅，字子清，号栋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这里应为清圣祖——原编者）南巡时，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皆寅在任。……寅子颀，即雪芹父，亦为江宁织造，故雪芹生于南京。时盖康熙末。雍正六年，颀卸任，雪芹亦归北京，时约十岁。然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贫居西郊，掇簞粥；但犹傲兀，时复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盖亦此际。乾隆二十七年，子殇，雪芹伤感成疾，至除夕，卒，年四十余（一七一九？——一七六三）。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

《鲁迅全集》卷八第198—199页

鄂①即字兰墅，银黄旗汉军，乾隆戊申举人，乙卯进士，旋入翰林，官侍读，又尝为嘉庆辛酉顺天乡试同考官。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想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

《鲁迅全集》卷八第199页

《石头记》……其本止八十回，开篇即叙本书之由来，谓女娲补天，独留一石未用，石甚自悼叹，俄见一僧一道，以为“形体到也是个宝了，还只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好携你到隆盛昌明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安身乐业。”于是袖之而去，不知更历几劫，有空空道人见此大石，上镌文词，从石之清，钞以传世。……“……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

《鲁迅全集》卷八第188页

《石头记》结局，虽早隐现于宝玉幻梦中，而八十回仅露“悲音”，殊难必其究竟。……后四十回虽数量上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尾又稍振。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

《鲁迅全集》卷八第194—195页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

《坟·论睁了眼看》（1925年7月）

《鲁迅全集》卷一第330页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觐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

《鲁迅全集》卷八第192—193页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墨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

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1月）

《鲁迅全集》卷七第419页

林黛玉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女界的“内战”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虽说娘儿们打起仗来不用机关枪，然而动不动就抓破脸皮也就不得了。何况“东风”和“西风”之间，还有另一种女人，她们专门在挑拨、教唆、搬弄是非。

《集外集拾遗·娘儿们也不行》（1933年）

《鲁迅全集》卷七第655—656页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大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

《鲁迅全集》卷四第164页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是柳湘莲的骂语，见第六十六回——编者注。）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类似的境遇。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界限》（1933年4月17日）

《鲁迅全集》卷五第94页

《红楼梦》里面的人物，象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

《鲁迅全集》卷七第103页

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 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坟·论睁了眼看》（1925年7月）

《鲁迅全集》卷一第330页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7月）

《鲁迅全集》卷八第350页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

《鲁迅全集》卷八第195页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

《鲁迅全集》卷八第196页

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板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三闲集·怎么写》（1927年）

《鲁迅全集》卷四第20页

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沾，《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沾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

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出”》（1936年4月）

《鲁迅全集》卷六第423页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文学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1934年8月6日）

《鲁迅全集》卷五第429页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